

新疆和田于田县文化馆干部、老兵康京顺多年义务为乡村儿童

一缕墨香润童心

赵健

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

5月初的一天,看到停在校门口的那辆旧自行车,新疆和田于田县喀什塔什村小学的孩子们,知道“康老师”又来了。因为身体原因,“康老师”回县城养病,已有两个星期没给孩子们上课了。

“康老师”名叫康京顺,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名老师。他是于田县文化馆一名普通干部,一名退役军人。

孩子们期待“康老师”到来,因为在他的书法班上,不仅能学习如何写出漂亮的毛笔字,还能听他讲城里的生活、外面的世界,还有历史的典故、当兵的故事。

从2016年开始,康京顺为喀什塔什村一茬又一茬孩子义务开办书法班。喀什塔什村小学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昆仑山深处,康京顺骑自行车从县城来一趟要花好几个小时。“近些年,政府沿着山道修建了柏油路,路好走多了。我第一次来村里时,走的是村民放牧时沿着沟沟经年累月碾出来的土路。”康京顺说。

选择到偏远的喀什塔什村小学办书法班,康京顺不是心血来潮。1990年,他在驻疆某部服役时,训练之余常和战友们一起,帮助周边村民开展农牧生产。发现村里许多孩子不会写汉字,年少时自学过书法,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康京顺买来字帖、笔墨,手把手教他们写字。

“老家在河北省平山县,村子离西柏坡很近”的康京顺,还常常把“一亩地的红色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写字时专注的神情,听故事时乌黑清亮的眼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几位村民到部队道谢。“自从娃娃们去乡里念书后,老师们就夸我们从小教育得好,比其他村子的娃娃听话、热爱学习,字写得也漂亮……”回忆起村民称赞“解放军亚克西”的情形,康京顺的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

1993年,康京顺退役后留在新疆,在于田县文化馆工作。对于打小喜欢书法、诗词的康京顺来说,到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然而,这并不是康京顺留下来的唯一理由——他忘不了当兵时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希望为当地的孩子多做什么。

工作中,康京顺和同事们多次为当地群众表演文艺节目,办文化展,很受欢迎。康京顺发现,孩子们放学后生活比较单调,如果不是他们去开展文化活动,家家户户晚上可能很早就关了灯。他由此萌生义务开办书法班的想法——“既可以帮助孩子们掌握一项技能、了解祖国传统文化,还可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997年底,经于田县文化馆和当地教育部门同意,康京顺的义务书法班正式开班。“从一开始,我就计划长期办班。为节约经费,我和妻子商量把自家一间平房腾出来当教室。只要有孩子来,我就免费教,平时是放学后一个半小时,周末、节假日是每天3小时。”康京顺说。

于田县文化馆一名工作人员说,康京顺教孩子们练书法,有自己的“门道”:开的是书法班,学习内容却涵盖成语、修辞、诗词朗诵等内容,为的是给孩子们“打好底子”;选择临摹、朗诵的诗词时,有针对性选择爱国主义题材的边塞诗,因为“更贴合孩子们的生活环境”。

康京顺的书法班刚刚开办时,学生多是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的孩子。见孩子们在康京顺悉心教授下,字写得越来越好,还养成勤奋好学的品行,越来越多的群众把自家孩子送来学习。

2016年,康京顺报名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工作,主动申请到于田县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喀什塔什村驻村1年。当时的喀什塔什村小学,只有3名长期在职老师,乡镇每年派支教老师来,但都待不长。

“山里的孩子不容易,基础普遍比



康京顺给孩子们上课

较弱。可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上学总是三三两两结伴提前到校,我们驻村干部有时到学校去,孩子们总是围着问东问西。”为了帮助村里的孩子,康京顺产生留在村里支教的心思。他向单位提出申请:延长驻村时间,并将已经在县城开办了19年的书法班“搬”进大山。

“年纪也不小了,放着县城的舒服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去山里受这份苦?”曾有人这样问康京顺。“也许是一种责任使然吧。”康京顺说,每当看到孩子们写出端正漂亮的毛笔字,听到他们口齿清晰、饱含深情地朗诵爱国诗词,他就特别开心。

8年来,康京顺在喀什塔什村小学开设的书法班,已累计教授800多个孩子,周边村镇的不少孩子也慕名前来。在2022年“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生书画展上,康京顺教授的9个孩子带着作品“亮相”。康京顺说,当时孩子们的脸上满是自豪,他的心里则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欣慰。

“康老师,您身体好些了吗?以后还来给我们上课吗?”因为两个星期没见面,那天康京顺来到喀什塔什村小学时,有孩子担心地问。

“我会来,我会来……”康京顺连连答应着,走进教室。

“学习贵有恒,书法须用心,心正则笔正,要记记心间……”站上三尺讲台,康京顺再次带着孩子朗诵自编的书法口诀。整齐洪亮的声音飘出窗外,传得很远很远……

上图:康京顺(中)指导孩子练习书法。受访者供图

仰望那条漫长的路

李惠军

这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却很难画出连接线的漫漫长路。

1950年,一支由7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连队,担负起“从新疆进军西藏”的任务,克服高原缺氧、风雪严寒等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徒步跋涉千里,横跨昆仑山等多座大山,到达藏北高原阿里地区。在挺进和驻守藏北的短短1年间,这支队伍中的63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

这支连队,就是“进藏英雄先遣连”。走在队伍最

前面的,是连队的党代表、总指挥李狄三。作为李狄三的长孙,河北省无极县退休干部李惠军,一直为祖父带领这支英雄连队“挺进!挺进!挺进!”的故事深深着迷。他曾多次来到阿里,从当地群众、祖父战友口中,了解“进藏英雄先遣连”的事迹。他和家人多年来致力于收集与祖父有关的资料,把弘扬先遣连官兵的英雄精神,作为家族成员的责任。

在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聆听李惠军的讲述。



进藏先遣连官兵行军、驻守等照片

“家训”无声

我的祖父李狄三,出生在河北省无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参军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重大战役,9次负伤。听家里老人说,参加革命后,祖父从没有回过家,只会给家里写信。

1950年的一天,家中收到祖父的一封信。信中说他要到西藏阿里,解放藏族同胞,以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方便给家里写信。祖父特意在信中嘱咐全家:“要跟着共产党走。”

从那以后,家里失去祖父的音讯,直到1960年,在天津当兵的堂叔李五贞从《解放军文艺》上看到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左齐撰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祖父牺牲在阿里已有9年。

从左齐那篇回忆文章和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家人们读到祖父因饥饿和高原病牺牲前,在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给时任先遣连副连长曹海林、彭清云的信——

海林、清云同志:

我可能很快就要走了,有几件事需请二位帮助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万望交给党组织。几本书和笛子留给陈干事。皮大衣留给拉五瓜同志,他的大衣打猎时丢了。茶缸一只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送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衣服脏得很厉害。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如有可能请转交给我的儿子五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本送的,请转给我的母亲。

信中提到的“五斗”,就是我的父亲李五斗。遗憾的是,父亲和曾祖母没能收到祖父留下的那些物品——战友们

转送祖父遗物途中突遇泥石流,所有物品都被冲走。

1951年5月,祖父牺牲在藏北高原时,父亲李五斗只有15岁。这些年,尽管我们家许多家庭成员没有见过祖父,但人人都能从他的最后嘱托中,感受到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儿子的殷殷期盼,对母亲的拳拳孝心。祖父在最后一封家信中写下的那句“要跟着共产党走”,也成为我们家无声的“家训”。

谨遵“家训”,父亲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个人要求。我们姐弟五人中,有两人先后进藏工作。祖父的曾孙辈中,有两人参军。

进藏路遥

1979年,祖父牺牲28年后,我从家乡出发,辗转新疆乌鲁木齐、叶城,前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西藏阿里工作。那段行程,走了近1个月。

我清楚记得,乘火车抵达乌鲁木齐换乘时,我已经很疲惫,身体像散了架似的。没想到,这只是开始。从叶城坐车前往阿里,一路的颠簸加上高原反应,让我头晕眼花、胸口发闷,好几次忍不住吐了出来。幸好一位藏族群众把座位让给我半躺着,才勉强得以支撑。

我和那位藏族群众聊起天,提起祖父是李狄三,他很吃惊,随后称赞道:“他是个大英雄!”我们开始聊起当时各自了解的祖父带领先遣连长途行军的故事。

当年出发不久,先遣连依据一张地图,利用指南针边侦察边前进,穿过“昆仑第一虎口”——赛虎拉姆大石峡,进入人迹罕至的昆仑山深处。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他们面对严峻的考验:身上的皮袄像一层薄薄的牛皮

纸;严重的缺氧,让人好似呼不出憋在胸口的那口气,又吸不进急需的那口气;冰雪风雪过后,高原强烈的日照让许多官兵患上雪盲症,看不清前方的路,只能拉着尾巴勉强往前走。

祖父召集干部开会,发动大家想办法,出主意,摸索出许多还算管用的办法:用雪敷眼睛止痛,用锅底灰涂抹眼周防雪盲,把背包带紧紧捆在头上克服因缺氧导致的头疼……

我常常想,如果不是一路上和那位热心的藏族群众聊着天,如果不是乘坐车辆,我的进藏之旅该有多么难熬。去年,弟弟李会田应纪录片《英雄先遣连》摄制组邀请,前往先遣连当年途经之处参与拍摄时,仅仅徒步走了一小段路,就感到头重脚轻、呼吸急促。难以想象,当年先遣连条件那么有限,是什么让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冰山雪峰较量,并最终让藏北高原的蓝天下,第一次飘扬人民军队的旗帜?

到阿里工作不久,我到狮泉河烈士陵园祭奠祖父和牺牲的先遣连官兵时,遇到祖父的战友、第二批进藏的老战士马占山。那天,他流着眼泪向我讲起他所知道的先遣连故事——

到达新疆、西藏的界山达坂时,先遣连人困马乏,半数以上的官兵出现比较严重的冻伤。夜晚,山谷燃起一堆篝火,祖父组织全连20多名党员,召开进入阿里前最后一次党员大会。他严肃地说:“同志们,现在召开党员大会,主要议题是研究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稳定部队情绪,坚定信心……现在我们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党员做什么……红军长征时又是草地又是雪山,敌人前面打后面追,咱们都过来了,难道还翻不过界山吗?”会上,先遣连的党员纷纷向党支部要任务,表示要背着伤员过雪山。

坚定的信仰,如磐的信念,必胜的

信心。我想,这就是先遣连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之源。

血脉赅续

这些年来,关于祖父和“进藏英雄先遣连”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我们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对那段往事的追寻中,祖父战友和藏族群众对祖父的那份崇敬,一次次触动我们的心弦。

1977年,姐姐李惠聪到阿里参加工作后,在一次交流活动中提起自己的祖父是李狄三。一位藏族老阿爸不知怎么得知消息,专程打听到姐姐工作的医院,一定要送她一大卷羊毛线。那位老阿爸告诉姐姐,他当年见过祖父,对先遣连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充满感激。老阿爸还提到,祖父牺牲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按照传统习俗,不唱歌、不舞蹈、不洗澡、不饮酒,以表敬意。

1989年秋天,曾任先遣连指导员的李子祥专程到无极县祭奠祖父。在我们家的老宅前,看到祖父当年亲手种下的一棵老枣树长得枝繁叶茂,果实挂满枝头,这位双手有5根手指截肢的老兵激动不已,扶着枣树失声痛哭。

后来,我们了解到李子祥失去那5根手指的经过。先遣连翻过界山达坂外出执行任务,见天色已晚,就地刨了个雪坑睡下。半夜醒来,他发现手指关节肿胀、指甲发紫,心想:“坏了!手冻坏了。”回到宿营地,手指慢慢暖和过来后,他仔细检查双手,发现10根手指上有19处冻伤。

“十指连心啊!夜里我疼痛难忍,可不敢喊,也不敢哭。”李子祥对我们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这是部队的规矩,指导员要为官兵做出榜样。

藏族老阿爸、李子祥和许多亲历者的讲述,让祖父和先遣连官兵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愈发清晰。为弘扬他们的精神,我们把收集到的第一手口述资料、照片等加以整理,制作成演示文稿,带到一个个宣讲现场。截至目前,我们姐弟共为各界群众开展了110多场红色宣讲。

让我们尤为欣慰的是,这些年全社会树立起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好风尚。无极县修建了李狄三烈士陵园,在我们家的老宅附近设立李狄三事迹展览馆,两处纪念设施均成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多干部群众前去参观。县委县政府通过组织李狄三及“进藏英雄先遣连”事迹报告会、编排情景剧等方式,广泛开展纪念活动,弘扬英雄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今年清明节,我和家人回到老宅。祖父亲手种下的那棵老枣树,正舒枝展叶。静立树下,我默默对祖父吐露心声:请放心,您的后代会追随您的足迹,永远信仰您的信仰。

(陈梁、李庆岩、耿鹏宇整理)

图①:李狄三在老宅种下的枣树

图②:1950年,先遣连官兵向西进藏

图③:1951年,人民军队挺进阿里噶本政府驻地噶大克

图④:河北省无极县烈士陵园内的李狄三烈士纪念碑

资料照片 陈梁摄 制图:唐硕

“兵之初”的发言

王邦志

曾在军旅

在工作生活的各个场合,我曾多次发言,其中多是应景的即兴发言,过后便忘。当战士时的几次发言,却让我记忆犹新。

1969年,17岁的我穿上军装走出大山。接兵的同志说,我们是去南京军区当兵,我以驻地就在南京市。没想到新兵下连后,我和战友们来到一个偏远的部队农场,所在连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开展生产劳动。

我们不通,早知是到农场干农活,还来当啥“锄头兵”?有的新兵越想越“憋屈”,甚至哭了鼻子。为帮助新兵端正思想,部队广泛开展教育活动。通

过连队上课教导、班排集中学习、老兵谈心引导,我们渐渐理解当时部队建设农场、组织生产的意义,打开了心结。

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在班排学习讨论中总是抢着发言。班长向指导员推荐,让我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代表新兵谈体会。我认真准备,精心撰写发言稿,以《我爱上部队农场一草一木》为题,谈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表达献身国防、报效国家的信念。

那次大会发言,让全连战友认识了我,也让连长、指导员记住了我这个稚气未脱、表现积极的“新兵蛋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加入共青团,后来调到连部当通信员,渐渐成长起来。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部队指挥所苏北转入海防,我被任命为班长。正当我斗志昂扬带领全班事事做在先、样

干在前时,一道命令下来,将我调到营部指挥排侦察班。

突如其来地变化,让我有些发蒙。是不是我犯错了?一时想不开的我,背地里掉了眼泪。虽然有些情绪,我还是打好背包,立即参加团里组织的炮兵侦察业务培训。那时我才明白,部队因海防扩编增设炮兵,作为炮兵射击“耳目”的侦察兵专业,计算射击诸元要有数学基础。我是读高中时参军,让我去当侦察兵,是因为这个岗位更需要我。我迅即调整心态,全身心投入训练,掌握各项技能。

后来部队开展教育活动,我以《我愿做革命需要的螺丝钉》为题踊跃发言,畅谈由班长变成侦察兵的切身体会,发言稿在营部宣传栏展出。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在炮兵侦察兵岗位很快干得

风生水起,当年“七一”光荣入党。

成为炮兵侦察兵第二年,我参加全营预提班长培训。培训结束前召开总结会,每个连队派出两名骨干发言。我是最后一个发言,听前面战友发言时,我的大脑飞快运转,用心打了腹稿。站上讲台,我先是分享了3点体会:有挑战,有收获,有进步……最后表态时,我慷慨激昂来了句结束语:“我们将在新的年代,以新的姿态,走上新的岗位,迎接新的挑战,按照新的要求,作出新的贡献!”

这段发言,契合那个年代的语言风格和部队建设氛围,给首长和战友们留下比较深的印象。教导员总结时说:“刚才王邦志发言很好,大家要像他说的那样,通过这次培训,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后来,我再次担任班长职务,带领全班战士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在各项工作中表现优异。半年后,我调到师司令部工作,在部队机关干了20年。想来感慨万千,我在“兵之初”的几次成长,都与发言相关。与其说是这几次发言助推我成长,不如说是部队这所大学校为我校正了人生的方向,提供了奋斗的舞台,帮助我历练成才。那段军旅往事,值得我一辈子铭记和珍藏。



5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和退役军人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开展义务劳动。王邦志摄